

循

陔

纂

聞

循陔纂聞卷二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俗有所謂火葬者乃釋氏之流禍也民家遭喪率集僧道
女尼追薦齋壇浮費不貲將以為厚其親也獨舉屍焚
灼相習成風恬不知痛堪輿家又為之神其說曰熟骨
獲福尤捷此王惲烏臺筆補所謂敗俗傷化無重于此
理合禁止以厚薄俗者也至無主之棺論者謂與其暴
露毋寧火化西神勝說載北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
之柩堆若邱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
高處剪紙為旗縛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者今吳越之

俗雖不至剪旗縛臂而燼葬則所在皆然杭州霸子門外無主棺每冬有司遣吏燒焚歲以千計近奸吏巧變其法先於地上掘數坎就剖其棺裹骨而瘞之所存之棺輒有賤工市之製成水桶浴盆諸器皿以售于人此余壬午冬所目擊者屍幸免焚灼之慘而吏遂緣為利藪其弊必有拋棄骨殖以希利者矣又聞所瘞之骨久之亦潛市於人霸子門對岬甘露亭歷年所納骨不下數百石而塔不加多俱以此故其人係江西窑戶用燒磁器能成巧異色樣或山農雜之牛豕骨中確碎壅田

此甚駭聽余亦未敢深信果爾是更慘于焚灼也考燼

葬寔始于要離火妻灰子以友慶忌

見楊子法言

至宋元始

盛行厲禁不止

宋太祖禁火葬元世祖禁焚屍俱載國史

顧亭林日知錄載

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

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藝而捐棄之

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韓琦鎮并州以

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以為美談今宜仍飭守

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又景定二年

黃震為吳縣尉有乞免再起通濟寺化人亭狀歷叙焚

燼之慘其畧云寺僧久為焚人空亭以罔利愚民恚為

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又投之深淵震
久切痛心欲言未發五月六日夜雷雨驟至獨撮此亭
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云云又
曰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
人多不能徧葬宜里給空地若干為義塚以待貧民之
葬除其租稅而更為之嚴禁焚其親者以大不孝罪之
云云亭林又言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草火葬之俗于
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按梁書海南傳林邑國俗
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南史扶南國死者有四葬水
葬投之江流火葬焚為灰燼土葬埋瘞之鳥葬棄之中

野出自夷狄固無足怪今之火化者子若孫拾取遺骸
置之罈中其罈約容斗許據方書男子三百六十五骨
女人無項威左洞右棚及祈步等五骨共三百六十骨
豈止斗許是則火後所得十不過六七耳雖視投之深
淵者罪少末減而其喪心逆理已在不聽之列魯國語
載夏父弗忌以躋僖公之罪其葬也焚煙徹其上今生
不獲罪而死加酷罰可乎他若非親長及無嗣續者焚
後輒拾其骨畏之以綿繫橋下久之繫絕則亦歸於澤
國矣更有拾置罈中圍以烈炭謂之煨骨晝夜變為灰
塵此又漢廣川王去及姬昭信所以待王昭平等者而

以施之戚屬忍乎哉蒙齋筆設洛中營西內都轉運使宋昇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浴二人
時樑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翽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
牛骨不充用韓浴議掘漏澤園人骨代之昇欣然一旦
李寔暴死還言冥官追正骨
灰事甚急未幾浴與昇皆死

男子三百六十五骨女子三百六十骨兩手臂有進賢骨
者近腕在龍本骨上之內男人此骨隆為名臣有及爵
骨者亦近腕在虎端骨上之內

七修類稿載宋制于六月十二日會試鎖院十八十九二
十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
義論策為三場其期可謂寬矣至殿試及第唱名賜第
自太宗雍熙二年涖顯榜始當時進士所習有何論一

首何論者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其摹
印題目事物紀原云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
三日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以賜印題始
此容齋隨筆云先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畧古今
文賦挾懷入試昨者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不
示以出處也至景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始詔進士題目
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燕翼貽謀錄作三月丙子石林
燕語云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
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
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詔御藥

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二說
微不同按蘓軾元祐八年劄子乞詩題論題許于九經
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
人所治之經但須于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
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舉人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
更無可避取云云合此三說則是印題始真宗印經史
出處始仁宗印注疏始哲宗良法美意每進益加宜其
名儒輩出也聞宋科制策題有問堯舜禹湯所舉如何
者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
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問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

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為對則可知惜所出者不獨
正經為然又仁宗時郎中查拱知袁州因秋試進士取
文選詩黃花如散金為題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
不失詩意舊例袁州解額十三人自此止解六人則是
具出處者止經史題而詩賦不與亦止廷試進士而州
試不爾也又表典錄載李揆為禮部侍郎病取士徒露
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蔭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
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曰可盡所欲言噫是公真善于
取士者矣四朝聞見錄慶元二年考官葉翥發策士莫
知對莫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士皆感之

飛白書由來舊矣唐書載太宗五日飛白鸞鳳等扇子遺
長孫無忌等各二枚又學士署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李
德裕詩所謂銀花懸院者也又玉海載唐貞觀十八年
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
白書群臣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床引手
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
曰昔聞婕妤辭葦今見常侍登牀則在唐時已見貴重
如此至宋世尤珍尚之玉海云宋太宗雍熙三年十月
出飛白書一軸賜宰臣李昉等曰朕留意真草近又作
飛白書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愈于遊畋聲樂乎仁宗

嘗以飛白天性二字賜端明殿學士李淑又以飛白文
詞字賜之淑出守許州日為飛白寶章記摩石州解又
寶元二年賜張士遜等飛白書各一軸歐陽文忠有御
書飛白記王羲之帖中間有之按飛白始于蔡邕梁蕭
子雲能之作篆皆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
體若白而勢若飛王諳曰飛白變楷體也本是宮殿題
署其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
白八分之輕者宋仁宗最精此體凡飛白以點畫象物
形而點綴最難工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自謂窮書物象
仁宗為清淨二字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外然則今

所謂飛白書絕非古製只是數鈎耳

醉鄉記夏月霹靂時收雨水掬不釀酒謂霹靂酒

貴耳集高宗之生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曰我好素朝便
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夢覺與鄭后言朕被錢王乞取
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二十一日夜韋妃生子及建炎
南渡適應是夢湖海新聞洪皓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
來曾侍明節劉后言童后初生高宗夢金甲神人自稱
武肅王即錢鏐也鏐年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都錢唐
事豈偶然二說微不同

明寧庶人父康王甚賢初艱于子嘗設齋禱盛夏晝寢夢

天狼降宮中食宮人殆盡更來趨王王覺甚惡之俄而
生辰濠王命巫殺之王素與弟鍾陵王不協聞之以言
激怒王因遂育之濠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
曰符吾夢矣縛濠于柱手鞭之數百必殺之會王之甥
臨海王春者馳至以身蔽王濠王素愛春不得已捨焉
其後卒符所夢濠母洪氏或云其母馮鍼兒故倡也

集異記載陳留蔡少霞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一日夢
褐衣鹿幘人引至一所令書石碑醒猶能記所書乃蒼
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文曰良常西麓源澤
東澗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戒盤礎鏤檀竦祭壁瓦鱗

差瑤階肪集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
闌珠樹規連玉泉矩設洩靈颺邀集聖日俯晰太上游
諸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
飲玉成漿饌璫為屑桂旗不動蘭屋在設妙樂竟臻流
鈴竟發問天籟虛徐風蕭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
元雲九成絳闕闕紺珠集作雪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
自有日月後題青豆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其

文瞻麗雅近六朝手筆因嘆李賀白玉樓記必有可觀

意天公亦甚秘密不輕易流播人間也東坡遊羅浮山示兒子過詩云

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自注唐有夢書新
宮名皆太易真人山元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云云又

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曰昔承魚車今履瑞雲躅空
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據此
則是二事獨異
志率合誤也

江南俗芒種後逢壬立梅謂之梅雨閩俗立冬後逢壬入
液謂之液雨亦名藥雨人皆知之獨詹雨罕知之者在
白露後逢壬便立詹故八月初三日至二十三日雨通
謂之詹天雨也此是北方俗也

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始
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朔陽與空上人宿葉巖寺
對月陳羽鑑河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
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

杜子想已然也特賦詠不著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
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台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
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皆非為中秋宴賞
作也然則詵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廣按古樂
府有霜娥怨解者謂漢人以中秋無月而作在初唐則
李嶠已有詠中秋月詩云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
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又曰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而駱賓王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禪林備
覽言天竺山八月十五夜常有桂子落是亦中秋月之
一證故謂中秋詵月盛于開元則可始于杜子美則不

可也。柳宗元鈞錡潭記云尤于中秋觀月為宜

今諸市肆欲誇其物美必標曰京式其意以出自輦轂之下製樣當必不同耳然亦有所來歷近杭州秋時栗子正熟賣栗者以糝雜以小石子炒之其皮裂而不焦味甘美踰于他栗每碟大者二枚小者三四枚碟直一錢立小木牌曰京式糖炒栗子余閱析津日紀知其法寔出于燕人也

宋史高宗紹興五年九月言者請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添賜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張梁校中庸高閣校儒行閱奏儒行雖間與聖人意合而

詞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止賜
中庸庶幾學者知聖學淵源矣可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高江村天祿識餘曰四
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上
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通考皆不之載而四
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
昉文章緣起故詩表止之按古之碑在廟以麗牲在墓
以下棺皆以木為之間有以石為之者初不著文字孔
子題延陵季子墓不知勒在何處七十二家封禪但言
勒石穆天子傳但言為名迹以弁茲石故歐公集古錄

云欲求前漢時碑碣不可得是冢墓碑後漢以來始有也劉熙逸雅言起自王莽莽四皓于惠帝即位後絕無所表白其卒年無考且當時陵寢祇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不聞有碣唐博物志載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王儉以為非古物原載晉武帝始置神道碑此謂始于晉宋未免失寔楊准元后誅曰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則碑銘始西漢之末劉熙之說信矣若四皓者宋儒常疑高后時四人在甚乎邵康節謂事定四人便自去朱子以為恐其老死亦不可知

其碑有無彥昇說正未可深信且高氏既已云然而其
後復有墓碑之始一條云墓所自晉始何其自相牴牾
也。宋裴松之曰勒銘寡取信之寔刊石成虛僞之常
。崔鴻前涼錄張重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
還山乎綏對以未悉重華曰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
為不還山也

唐時學士有宮中眠兒歌即今剝胎頭文也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廣見聞耳心之所
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蘓黃
門曰人生逐日胸次湏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
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余作動植志正是此意

阮步兵臨虜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蓋傷時
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耳李白詩乃謂沉醉呼豎子狂
言豈至公則竟以豎子為沛公失其指矣

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是昔乃初夜也然左傳
為一昔之期莊子蚊蚋嚼膚通昔不眠則又作夜字解
文選詩伏枕終遙昔

醫院十三科祝由居末然素問言古之病者祝由而已則
似甚重于古昔按禮記祭有祈報由辟三者辟讀以為弭
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血非祭之常或有因而用
之也祝由之義亦猶是耳

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續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後漢書

戴良失父零丁皆用韻語古人往往有此如王褒僮約

石崇奴券皆用韻語今尋人招子其上必另書尋人二

字人字必倒寫云如此易獲不知何理後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縣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

今太原之忻州

齊東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事必避

之衛道夫云此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

象故民庶不敢用因為圖曰河圖一數為初一初十十

九二十八日二為初二十一二十二十九日三為初三

十二二十一三十日四為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五為初
五十四二十三日六為初六十五二十四日七為初七
十六二十五日八為初八十七二十六日九為初九十
八二十七日本堪輿家弄九宮飛跳法謂五黃入中宮
者為大不利正此意也

互詳後

堯設衢尊酒器六尊為衢小解者云設尊于衢路誤矣
牛以鼻聽其耳無竅盟誓以不聽為戒故盟于神者用之
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改正主司曰方一尖口
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答
見赫京山髦記今單單既混為一字并有以兩點代口

及么者矣按此事見高彥休唐闕史單名長鳴吳縣作
吳兒恐兒字誤也

范石湖吳船錄載入蜀青城山富渡繩橋每橋長一百二
十丈分為五架以十二繩相繼排連上布竹笆攢立大
木數十于江沙中輦石固其柁每數木作一架挂橋于
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晒網染家晾
綵帛之狀又湏捨其疾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望者
皆失色余伯氏自同州歸言華山勢若削成高四十餘
里峯嶺險峻下臨洪河土人登陟者皆援鐵索而上其
最險有數處皆絕壁陡削懸鐵索于空中以一頭釘石

罇鑿磴僅可容半武行者以手承索則身繫空中如打
秋千狀一回顧則駭眩不能自主應時粉碎矣此真所
謂縣度之厄者以其路皆竒險故類誌之。韓非子外
儲篇云秦昭王命工施鉤梯而上華上以松栢之心為
博箭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余丁丑客遊淮
上遇友人曾登華山者道其遊歷頗悉云嘗至一峰羽
士言此下有石棋因命從者緣索取其一大如斗重可
三四觔正圓無字後閱登華記云東峯南下一小峯如
篁筍竦出廣丈許亦削成四力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
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數者或多一少一卒不能定凡

欲至博臺者索而下陡石石曰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逾三四尺許以及厓趾茹已乃釋索仄身行上下四五厓乃至是秦昭王施鉤梯之所乃益信之但記曰鐵棋友人曰石不同豈數有盈縮棋亦鐵石時異耶又按後周書達奚武傳高祖時因天旱敕武祀華岳廟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獨登峯展誠岳壁立千仞人跡罕通武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則知此時尚未施鐵索也爲此者其在隋唐之世乎

吳人謂虹為鬻夏秋雨初晴時每見之舊說天地淫氣所成多青赤間色故名彩虹吳人祇呼為紅綠鬻又有一

種白蠶見則土人大懼謂能吸物凡稻麥正熟及蠶繭

已成時有此則所收必薄因相率嗾犬辟之村落聚噪

逾時乃滅天祿識餘載楊大芳嘗為明州高亭鹽場場

沒白則晴雨中分二人名之余按吸物之說誠有可據

異苑載義熙初有虹飲辟願家釜中酒立盡獨異志載

白虹入劉義慶室食其粥或都記載虹霓自空而下垂

首韋臯筵上吸其飲食且盡五色如霞首似驢夢溪筆

談言使契丹見虹下帳前澗下兩頭皆垂澗中空田亦

言其能吸水楊慎曰朱子言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

謂之蝮蝮其字从虫俗謂之蠶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今關中人謂之旱蓬而後漢書靈帝時有虹入御座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蔡中郎謂之天投虹又後魏明帝有虹下飲于溪久之化為女子則亦有形質矣謂之蜃氣信通人之論也。虹陰類運斗樞曰九女並訛則九虹並見故舊有紛虹肆灾女主之禍之說。陸次雲湖濶雜記半山後嘗有白蛭起自林端狀如曳帛見則農損日六叫金逐之方去此蝮蝮之類村人謂山之神倪姓者為之案倪姓神即今半山娘娘也以守貞死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作太清宮于九

五岡上百官府在九四岡上

元微之答樂天詩八采詩成未伏盧按隋盧思道傳齊文
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
一二首獨思道采撰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盧卽或遂
戲稱為盧八後訛采為米李義山獻鉅鹿公啟比齊日
之黃門慙非八米西齋叢說關中以六米七米八米為
上中下穀取八米數之多少困學紀聞引徐鍇云八米
以稻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宋山谷詩十前八
米句徐師川詩句稱八米繼盧卽皆承襲其誤

洪武初嘉定民方二者富甲一郡嘗有人至京回問其何

所聞見答曰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尚丈五猶堆被方嘆曰禍端見矣即以田產散諸九族賁航載妻子泛遊河海而去南京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呼為萬三秀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嘗諷以詩曰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後萬三流嶺南江南巨族以次誅徙籍沒無善終者二人獨超然物外莫可踪跡可謂先幾之哲矣

萬三父陸道判本嘉禾人遊姑蘇於廢宅得數畝黃白遂用饒富贄沈氏見秀水縣

魏韋仲將書凌雲殿額鬚髮盡白周興嗣次韻千文死之

日心如掬燄泥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用

心之不可過度如此凌雲殿稱木輕重造成風來搖動而絕不傾圮

上高竿戲淮南子謂之大熙別又名都盧

王穎與唐太宗有舊掣禪為戲捋帽為歡

高江村天錄識餘計十二卷其末卷皆重出其與前不同者數條而已不知校對者何以踈漏乃爾其餘亦出自

剽竊者多

魏慶之字醇甫南宋時之有才而不屑科第者所居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咏其間因號菊莊所著詩人玉

屑一書上自騷選下及宋世宋諸家詩話而約取科別其條亦極精當前有黃叔暘及序署曰淳祐甲辰長至日當時已鋟板以傳今原板不復存矣余所見之本乃吳中書賈翻刻者

吳人謂居無隣近者為獨家村獨家何得言村然宋人詩中已用之楊誠齋言族前輩諱杞字元卿能詩贈其先太詩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

漁隱叢話云王建宮詞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

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
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蕊詞
更工建所不及余謂此說殊未當建詞曰不食御厨而
索時新又曰卧多似病其幽思曲筆摹寫病臄殆入神
境花蕊詞既曰簇時新矣又催喚打魚且日午索膾而
打魚人尚須催喚吾不知其膾何時得成也女醫可隔
簾教喚而漁戶不可隔花催喚此失理之甚者而漁隱
反謂之工寔不可解

新唐書列女傳載王珪母盧氏

可容叢書
作李氏

西清詩話以杜

子美送重表侄王砮詩辨珪母為杜氏非盧氏余以為

不然少陵之詩曰我之曾老如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
時歸為尚書婦是杜乃珪之妻也觀其後曰家貧自供
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怪髮髮空吁
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瓦沽酒又曰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此皆夫婦戲體之辭非母諭子之辭也蓋
盧逆知其子之必貴而以其與房杜游益信為汝貴無
疑賢母賞識自不可沒杜能善承姑意以相其夫亦足
不朽史誌盧而遺杜似稍偏枯乃詩話遽詆史為缺失
謬誤桐江詩話既見及于杜為珪妻而不能推明史氏
之說致亦幾史為訛殆未免于隨聲附和矣庚溪詩話

云考唐史珪傳珪母乃李氏亦非盧也

石鼓文謂之獵碣蓋方者為碑圓者為碣鼓圓故也

陳芳芸憲私志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歎乃歎聲也屈原九章用之

宋時最重文選當時文士專意此書故曰文選爛秀才半老學菴筆記云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者是也主司命題亦多取此查珙知袁州州解試題黃花如散金淮南張佖知貢舉詩之天鷄弄和風是也

蔡伯喈父名校見本傳母袁氏袁曜卿之姑也見博物志

曜卿名渙陳留扶樂人父滂為漢司徒見魏志又太平御覽引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周禮太祝六辭六曰誄其辭見于春秋傳曾子固云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蓋不可泛加至輓歌之作當即左傳所謂虞歌或云起田橫門人李延年分其曲為二薤露送王公蒿里送士大夫干寶謂之葬家之樂執紼相和之聲也魏晉以降如袁山松陶元亮輩或自作輓歌習俗相沿或交游姻戚各哭其私或子若孫乞諸同時作者用以慰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意事雖不古君子取焉。伊川奉勅往治溫公喪東坡來弔周視無缺因曰

六中猶在何其嫻于喪禮若是蘇意蓋以人子必待居喪始讀喪禮是亦未考于歲制日修之義然其居老泉喪丙午丁未戊申廢吟三年故集中無詩今居喪次而儼然哦吟殊乖廢蓼莪之旨

丙戌仲夏學使者以煮梅蓄蘭為賦題按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寔也蓄蘭為沐浴也蘭乃浮蘭香草非蘭花也解者多悞。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進筒糴夏小正今

宋紹興間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官申修補不敢言雹稱為硬雨二字亦有本一統志載漢太初元年宏州人張

珪晚憇神谿孤石上有神人自空而下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六月二十日行硬雨語畢騰空而去珪歸遍語隣村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期為雨所傷盡空去聞朝廷遣使祭焉因立律呂神于孤石上夫雨為傷麥非電而何則其名由來舊矣

戰國策堯見舜于草莽之中桑蔭不移而授天下列子曰

堯之知舜不違桑蔭

唐六典春升寅階夏升寅階

亥

鄭廬李崔皆為甲族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鈇鏐王

家俞恨賈而金飾

自稱子曰糞土息出說苑女曰息女女壻曰倩出漢書妹
婿曰媚出公羊傳呼人弟曰淑弟出魏文帝誅呼兄曰
哲兄出謝靈運詩女姑曰女妯又曰女叔出禮冠儀嫡
母曰民母出服虔漢書注呼妻曰鄉里出南史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
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
應風雅宋景文云壤翁轅童今人但知有擊壤至舉擊
轅以問人則罕有知之者矣

桔槔灌園之器迺方舉火亦用桔槔唐詩桔槔烽上暮烟
飛

余所親廳事舊顏曰滄和曰清徵少有知出處者按滄和
染教皆為善良出褚遂良疏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
徵其然否出楚詞漢黃瓊疏陛下不加清徵審為真偽

本此

褚疏見舊唐
書本傳

硯北雜志云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
庫今吳人讀若禍亦名蛀船又名運船又有蛀轎者

唐人詩多用麴塵字見周官注中或指衣或指柳乃淺黃
色也桑蕾亦淺黃色出晉時童謠

桓元待客有寒只賈勰曰今環餅也劉禹錫詩云纖手搓
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于酒壓扁佳

人纏臂金則似今之餽子矣

荊州之羞魚揚州之蟹胥出鄭康成周禮注蟹胥舊說是蟹醬

掘冢始項羽掘始皇冢陳琳討曹操檄曰操又置發邛中
卽將摸金校尉所至隳突無骸不露此蓋專事椎埋者
操後作七十二疑塚其亦深慮後人踵其弊歟三偽蜀
劉豫置河南淘沙官專事發陵而其祖塋在阜城縣元
時尚稱御莊石馬存焉此又天道之不可知者也曹操至

近時始發見仇
兆鰲杜詩補注

宋孔平仲談苑選曹授官先列舊官次書擬官使新舊相
銜不斷故曰官銜

圍棋兩無勝敗曰芾芾綿免二音俗名和棋有非敵手則
怯者先列數子於局謂之饒棋案饒字出齊書虞愿傳

宋明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
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
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宋人詩中多用饒碁字

劉子新論遠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睽車志云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齧蠹
魚不生。焦貢易林朝生夕死名曰嬰鬼不可得祀

海中沙土每南坍則北漲北坍則南漲吳人謂之搬沙鬼
余閱魯應龍括異志載海鹽資聖寺寶塔夜點燈照海
中行舟者有溺海者見夢于其妻曰今在海潮鬼部中
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云云則其說亦非無

本矣

今市上無賴子皆戲技搬食物名五鬼搬運法昉于左慈
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厨

雍正七年吾邑建海神廟配食諸公皆歷代有功于海者
而漢博陸侯霍將軍亦與焉初不得其詳後閱括異志
載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
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鼈非人力
能防金山本海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
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于山吳王因
為立廟建爰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原本顯應尤著鄉

民祈禱輒應四月十八是其誕辰則知廟食于海已久矣

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江淮間諺也余客淮時嘗有人稱述之閱周必大庚寅恭事錄已載此語又金山豆豉最有名奏事錄云會飯于方丈白絲糕黑鹹豉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饌

唐常袞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齧伯以其齧齧無賢不肖云案何法盛晉中興書太平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放兗州號為齧伯頽之推曰齧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来不識唯張

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自爾亦傳承之亦不知所出
簡憲是張績之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
有齧齧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三篇作
黑傍沓者誤按晉然則齧伯亦襲前人也按齧音沓猥
茸貌又黑也時曼與宏內阮放方伯郗鑒達伯胡母輔之
裁伯卞壺朗伯蔡謨誕伯阮孚委伯劉綏為兗州八伯
以擬八俊其後又有四作江泉能食為穀伯史疇大肥
為笨伯張嶷狡晏為猾伯羊聃以狼戾為瑣伯以擬四
凶則所謂齧者初非深貶之詞若作齧則有貶無褒矣

冉係曼弟

王籍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時以為文外獨
絕籍字文海梁人今其詩訛作唐

尚主漢初多以列侯其後亦降嬪素族漢武時始置駙馬
都尉凡尚主必拜是職焉

隋天文志星晝見若星與日並出名為嫁女星與日爭光
武且弱文且強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
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橫大小浩洋又曰星晝見虹不
藏臣民生明星奪日光丁亥七月錄當錄後

隋刑法志齊文宣帝恣行酷暴有司執法皆酷虐訊囚用
車輻獨杖夾指壓蹠此後世夾抄之始也隋高祖開皇

元年詔曰有司訊考或有用六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枕之屬盡去之

卞與弁通漢書東方朔傳朔曰譬若以弁嚴子為衛尉魏收魏書宋弁傳高祖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堯設謗木舜稱諫鼓今各牙門擊柳傳鼓始此

官資自第一品至第九品即古所謂等也其有正階及從者自元魏高祖時始其初以大師大傅等官為第一品上太尉司徒等為第一品中儀同三司等為第一品下太子太師太子太傅等為從第一品上左右光祿大夫

左右僕射等為第一品中吏部尚書等為從第一品下
通推至第九品皆然後復改定去上中下而以第一品
從第一品該之下及九品皆然今所用者是也

今人譏婦人私孕者曰肚皮大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
傳成帝幸中宮史曹宮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
宮曰御幸有身北齊高湛逼淫文宣后李氏有娠太原
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齊俗呼
父為兒凡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史記高祖封蕭何為酈侯臣瓚注曰今南陽酈縣茂陵書
蕭何國在南陽孫檢曰酈有二縣音字多亂屬沛郡者

音嗟屬南陽者音讚則似何所封邑呼讚為是今皆呼
嗟。鄮舊作^字鄮或因此而誤然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
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鄮以韻讀之是嗟非讚
明矣唐人楊巨源詩麒麟閣上識鄮侯蓋本于此李濟
翁訝人呼為嗟侯誤也又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鄮縣
注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沛郡鄮縣注莽曰
贊治應劭曰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為鄮應音是也中古以
來借鄮字為之耳讀皆為鄮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
有贊音再考王符潜夫論蕭何封鄮侯本沛人今長陵
蕭其後也大唐新語鄮侯先儒及師古以為贊為南陽

築雒陽之城今屬襄州竊以凡封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為成例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余按文帝紀注蕭何夫人亦為鄼侯豈何封鄼其妻封鄼因而誤歟一說何始封鄼後封鄼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唐房元齡注櫛謂燭畫察其將畫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又曰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愚意櫛云者古人束薪為燭而灌以油其本密比如櫛燭蓋則本見故謂燭畫為櫛蓋即曲禮所謂跋也高江邨天祿識餘引此誤作折聖又左右字倒置

鶴林玉露云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但墓碑與墓誌有別釋名曰碑被也王莽時所設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將以千歲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儉程大昌云當作玉琳合是二說則是碑之始本在墓則而今則顯標于

外也誌則埋于墓下今東漢碑傳者尚百數墓碑如蔡邕集中郭有道碑陳太邱碑彰彰可考者也若墓誌謂始于魏則非也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見史繩祖學齋佔畢又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而趙岐命樹圓石于墓前題曰漢有趙嘉云云是亦始于漢矣圓石者碣也隋志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秦

聽立碑至行狀者叙述死者之行事以請謚求銘者也
野客叢書吳心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
名所自始也又考漢書高帝紀求賢詔曰詣相國府署
行義年蘓林云行義年紀也後太常議謚史官紀事皆
取行狀為據其首行必書年幾歲猶署行義年之遺意
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為人刊削盡矣

右軍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籠鶯以去其地名曇磔村磔
音壞故袁昂書評曰曇磔之鶯空傳贖本

楮錢昉自漢世近吳越盛行錫箔糊元寶縷印龍鳳文字
陶學士穀日文之黃者曰泉臺上寶白者曰冥游亞寶

陸水修先生帶星堂詩集若干卷余舊在張燮堂先生處見之其首章擬君子有所思云昔為刎頸交今為買首讎買首二字莫得其解因恨無博雅如惠棟之注精華錄者後讀戰國策楚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仇也注買首欲易取其首言願以己首易人之首也又公孫衍曰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注奉陽君即李袞始知買首非出奧篇隱帙也

陳幾亭先生集中有啟棺改殮一法蓋以故棺腐敗為子孫者不忍聽其自然故特設此通變之法亦不得已之思也吾邑張莘臯先生合葬其母于九虎廟父塋啟壙

見棺已腐壞嘗遵用其法焉

以干支配甲子始黃帝臣大撓以金木水火土為納音始
戰國王詡海中爐中大林路傍等始漢東方朔名六十
花甲子

戊巳于十干屬土生百物者也故立春後五戌為社立秋
後五戌亦為社社為五土之神祭之報成也故修造動
土填塞埋奠斬草開穴忌之燕作巢亦避之蓋以其旺
相也

二咸防奢七公理獄二咸七公皆星名見張湘觀象賦。

荆公詩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又潮溝直下兩牛鳴蓋禪

語也凡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目語額瞬言市人精黠也出成伯陽

耻之于人大矣昔有互鄉惡一士動稱四維相率持刀往殺之士驚問故衆曰自今之生不知有禮義廉耻而子屢稱之以欺世罪當殺士曰信也抑諸君見害譬猶破蝨安用鼓刀相向為請澤刀一言以死可乎衆許之士先使衆悉去上服衆亦強從之復使悉去下服衆便怒罵措大死即死耳乃令我裸體相對士笈曰然則諸君頗知禮也耻也衆愕願謝罪去余讀漢書諸王傳五鳳中青州刺史奏思王終古

高祖子齊後使所愛與八子號

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
接終古親臨觀之又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
子強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無耻甚矣若清
異錄載南漢劉鋹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
妖俊美健者使露而偶錕扶所娶波斯女媚猪延行觀
覽玩號曰大體雙淫縱若此喪亡宜矣今市井無賴好
作春晝男露其勢女彰其殺恬不知耻至吳門則處妾
亦有擅是技者其為風俗害也大矣

古者棺槨審其厚薄而已孟子曰棺七寸槨稱之檀弓曰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也初不詳大小若何大率以大

為貴故禮器棺槨之厚與宮室器皿並列且大小殮襚
衣合之得數十稱雖欲不大不可得陳乾昔命大為我
棺乃較常更大耳漢書高祖八年令曰士卒從軍死為
槨應劭曰槨小棺也今謂之槨成帝時民為水所流死
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槨槨埋葬注槨槨小棺也後漢
書謝咨傳注咨病困預自買小素棺觀小棺之所用如
此則漢世尚大棺明矣潛夫論浮侈篇近京師貴戚必
取江南櫟梓豫章梗相邊遠下土競相倣效一棺之成
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近六朝東園祕器不知
若何觀陸機大墓賦曰觀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

遲覩洪櫝而念榿則亦非小陶穀清異錄載天成開運

以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寢人立兩邊不相見者凶肆

號布漆山則是天成以前棺製固尚大矣近吾鄉張北

湖教諸手民治棺用公牝箕

榿音第吳俗謂為榿聲上頭

平其和俗呼

櫝式高不過二尺濶不過尺七八寸易以引舁瘞雖

近于櫝人頗便之蓋棺周于衣惟堅久是貴初不計巨

小揆之孔氏從繩之意似亦無傷仁孝也

魏書刁冲傳冲曾祖雍行

孝論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

又今人呼棺直曰材案禮記檀弓曰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此謂為槨之材南史宋謝景仁

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則固以材稱矣俗又稱棺木

左傳季隗謂晉文公曰。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通鑑。淮陽王紀。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此其本也。棺兩頭名和。按戰國策。引王季葬。鴻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今運金之藝。皆呼和頭。和亦作祈。祈音同。皆棺頭也。劉熙釋名。棺束曰緘。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得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後世蓋棺皆用釘。劉向列仙傳。谷春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魏志。王凌向司馬懿。試索棺釘以觀其意。懿命給之。又牽招。儼京師亂。其師樂隱見害。歛之。送喪歸。遇寇欲斫棺。取釘。招垂

涕請赦乃已宋書武帝永初二年禁喪事用銅釘北齊
文襄置楊愔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是也六朝
時又有灰釘之說野客叢書云劉鍇注李商隱樊南集
有代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
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
灰珍竒椎鳴鏞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
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鉏且戒妖首震
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
僕暗合余按徐樹穀注義山集引魏畧王凌試索棺釘
事又引余凌書分請灰釘甘從斧鑊則勉夫止取高祖

九錫為據猶未遍也南史徐勉傳亦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吾鄉用公牝筍不用釘法甚善然南史又載宋孝武帝殷淑儀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知當時亦有不用釘者但非定制耳。古者人君之柩歲一漆之人臣用漆無明文酉陽雜俎曰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則唐世固有等級矣際當是棺合縫處魏文詔曰棺但漆際會三過。雜俎云琢釘及漆棺止哭哭則漆不乾

漢詔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宅比日以益滋注奇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

罪也。它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按沛公約法三章及蕭何定律九章以後至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則漢世已森然凡例矣。朱子謂漢人斷獄詞如今款情具罪某罪引某罪為斷。漢律早亡失後世刑統尚有遺意今都不用。但以一定者為律變遷者為例。自例多而獄吏得以上下其手以意輕重矣。安得廷尉如陳寵其人者舉律令之溢于甫刑者盡削除之乎。宋時謂之格式勅令。朱子曰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已有此語。按史游急就章云。痼痛保辜。讒呼號則不

始于後漢

周禮媒氏禁嫁殤者注十九以下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亂人倫也曾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乃止後卒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文帝誅所謂貽爾良妃祿爾嘉服是也明帝愛女淑薨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郭夫人從弟直為之後承甄氏後姓封平原侯襲公主爵

梁武帝女死鑄倉人

為壻合葬之墓在臨江府蕭灘

唐書韋后為其弟洵求蕭至忠殤女為

冥婚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明宗非

之睽車志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然猶以鬼匹鬼也吾邑有一明府愛女未嫁而死乃求一茂才為壻以人匹鬼此效崔少府事而不得其安者可謂不學無術矣

梁書徐勉傳梁時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侍中徐勉疏曰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傷情滅理莫此為大宜遵古三日大殮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按禮問喪曰三日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程氏遺書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

日而斂未三日而斂有殺之之理又曰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今考後漢獻帝時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又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晉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既而蘇雲溪友議載李龜年侍明皇唱王右丞紅豆詞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甦又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諸回生之事載于傳記甚多今俗譏不速斂者為屍數椽能以耳及指間察其暖否者誰哉

北齊書祖珽傳玩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畧數帙

質錢樗蒲文褻杖之四十又嘗盜宮遍畧一部事發收
禁按文獻通攷云新唐書經籍志有華林遍畧蓋類書
也宋時不存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北齊祖珽嘗盜之
坐獄論罪而其後脩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乃珽所為
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則是所為御覽者即遍畧也又按
北史齊世祖武平三年二月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
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勅撰元洲御覽後改名
聖壽堂御覽北齊書儒林傳後主時祖珽請立文林館
又奏撰御覽詔珽及魏收等三十人撰書顏之推觀我
生賦注云即修文殿御覽隋志華林遍畧六百二十卷

注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又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
不注撰人唐志徐勉華林遍略六百卷祖孝徵等修文
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然則元洲聖壽修文殿寔皆遍略
也但徐勉無此事殆又誤以僧權為勉歟太平御覽引
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
典撰錄斯書謹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仍曰修文
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自上呈云云齊王命付史館初
齊武城令宋士嘉錄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
於齊王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
六經拾遺錄魏史成書稱元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

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此又足證元洲聖壽修文寔皆遍畧之說

服中作詩自晉世始謝惠連以居父憂贈會稽郡吏杜德

靈五言詩十餘首坐廢孫綽詩序曰自丁荼毒載罹寒

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

謂之載罹寒暑則去祥琴已無幾矣竊取蓼莪之義亦

無甚害傳咸贈何二侍中詩亦自寫哀痛宋梅聖俞至

寧陵寄江鄰幾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

有竭淚泉常在眸時彥猷韓持國皆譏其作詩太早黃

曾直丁母艱絕不作詩秦少游過語溪題詩時方持喪
假託文潛之名歐陽叔弼以憂制中不作詩東坡為詩
譏之及居老泉喪亦無詩故集中自丙午至戊申三年
無詩

王荆公在金陵一日見一故吏死已久矣公驚問之吏曰
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公問雱何在吏曰如要見可于
某夕暮廡下切勿驚呼惟令一親者在側公如言見此
吏紫袍博帶據案而坐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身
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則
雱也明年荆公薨事載設圃與秦會之奴何立事相似

因思刀山劔獄原專為世間此輩而設勿一概詆為誕妄也

北齊許惇字季良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顯祖因酒酣握之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因又呼為齊鬣公

元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翰林學士李好文進端本堂經訓要義詔付太子講習未幾太祖龍興元祚遂絕迨崇禎十五年七月上命改為信王時所居勗勤宮曰端本宮賜皇太子而明祀亦亡端本非惡名而先後適符如此所不可解

花蕊夫人宮詞內人深夜學迷箴遍繞花叢小岸旁乘興
或來僊洞裏大家尋覓一時忙明陳棕天啟宮詞石梁
深處夜迷箴霧露溟濛護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名花
飛出袖中香注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洞中斲成石
壁可通往來帝嘗于月夕率內侍賭迷箴潛匿其內宛
署雜記燕都燈市正月十四者群兒以帕蒙目一兒持
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循聲猜摸以
巧遇奪魚為勝名曰摸瞎魚今吳中亦有此戲但不用
魚謂之扎盲按北齊書方技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欲
試其術故以帛巾祿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顯祖曰此

最大達官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所言皆竒中此蓋迷藏之始本宮戲也

顏回家語史記皇甫謐高士傳皆云字子淵朱子注魯論因之子者男子之稱公羊傳所謂名不如字字不如子者是也顏子亞聖稱之為子固宜然聖門如子夏子游子張子騫之類皆見于魯論獨未稱子淵四科俱載全字宰我冉有俱單字與淵同故連姓載之史記則俱加以子字子路稱季路者子路年最長周道五十以伯仲故以行列稱也伯牛仲弓亦以行乃字也古人多單字顏淵父字路將亦呼為子路乎顏氏子孫在六代有顏

之推字介唐有顏師古字籀其弟相時字睿顏杲卿字
昕蓋冢風然也此四配之首不可不辨。古人雙字或
僅呼一字如子張本雙字而堂堂乎張也吾友張也只
呼一字

梁鍾嶸詩品序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
黃鳥度青枝

賈充妻姓李名琬字淑文見女紅志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亦見女紅志

隋開皇十六年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
嫁以時有朝士殂歿其妾守節子欲嫁之上書自陳故

有此詔大哉王言有志風教者識之余觀三國志魏鍾繇為廷尉創士為侯其妻不得改嫁創者自此始也然惟侯為然則是時候以下容有改嫁者矣

松漠紀聞胡俗呼僧為司空蓋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者司空者故名稱尚存此與醫之呼衙推相似

介子推姓王名光文公以玉帛禮之不出見劉向列仙傳無焚山之事

李涪刊誤論語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是四時皆改火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

遂序直當寒食節既日就新即去其舊令人持新火曰

勿與舊火相見是也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俗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者也

昏禮多在昏殺故字從昏今俗謬作婚又多行禮于晝按李涪刊誤云咸陽公主高宗同母妹也改適薛瓘卜曰晝日行合卺之禮則吉馬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太宗從之則知唐時未有成昏于晝者也又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婚姻屬嘉嘉者善也今祇言佳期亦傷古義又壻執雁入贄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鶩替之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鶩鶩亦雁屬也其有重于嗣續切于成禮者乃以重價致之今則無復用雁者今春邑陳侍

講邦直女適吳興董氏親迎用雁亦稱僅見之事

以鶩代雁

始見于馬
令南唐書

刊誤云短啟短疏出于晉宋兵革之代時禁書疏非弔喪
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
也且啟事論事皆短而緘之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世
藏鍾王書有羲之啟事一帖折紙尚存今宜啟事弔疏
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據此則今之書牘輒用短啟
並自署短械短稟者皆非也

古今注鞞本胡服趙武靈王常服之短鞞音麇黃皮閒居之
服至馬周改制長鞞以殺之加毡及條得著入殿敷奏

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唐代宗朝宮人在左
右者紅錦鞞韉李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